

「芬蘭化」和「丹麥化」——陰影下的歐洲

蘇秀法

幾個世紀以來，芬蘭一直是瑞典的一個省區。從一八八九年到一九一七年，又淪為俄羅斯帝國版圖的一部份。芬蘭獨立僅是俄國革命以後的事，經過芬蘭保守黨人和芬共一場血腥戰爭以後，才誕生近代史上的芬蘭。

芬蘭立國到現在僅有短短六十四年的歷史，但政府更迭却多達六十一次。一九三九年十一月，芬蘭毅然拒絕蘇俄以保衛列寧格勒安全為藉口的割地要求，爆發了有名的蘇芬冬季戰爭。芬蘭以寡敵衆，以弱抗強的勇敢不屈精神，獲得全世界的讚譽，但終因力量過份懸殊，不得不於次年——一九四〇年割地求和。一九四一年，芬蘭和納粹德國結盟，再度對俄作戰，亦因整個戰局不利，第二次和蘇俄謀和。

芬蘭和蘇俄目前關係是以一九四八年簽訂的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為依據。芬蘭生存在強鄰蘇俄陰影下，一方面以勇氣和執著全力維護西方式政治經濟體制和生活方式，同時在外交上又必須自行抑制和共同疆界長達一千二百七十公里的蘇俄保持睦鄰關係，事事以不危害蘇俄安全和不逾越其所能容忍程度為優先考慮。所以芬蘭在處理國際事務上的空間有其一定範圍，必須極端謹慎。類此特殊而微妙的關係和做法，被稱為「芬蘭化」。

「丹麥化」一字，是北約國家一九七八年五月華盛頓高峯會議後產生的。這次會議決定每個會員國每年（除去通貨膨脹因素）至少增加實際國防預算百分之三，以對抗擴張中的蘇俄勢力。但在次年——一九七九年冬天，丹麥喬金遜政府首先宣佈無法履行增加軍費的承諾，並進一步凍結軍事預算五年——從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五年。繼丹麥行動之後，北約其他會員國也有不少起而效尤，其中大國如英國，富裕如德國也聲明無意照辦。這便是所謂的「丹麥化」，它造成了美國和歐洲盟邦間的嚴重歧見。

「芬蘭化」和「丹麥化」陰影下的歐洲

「芬蘭化」，芬蘭

戰後出版的國際大字典上，多了一個新字“Finlandization”「芬蘭化」。狹義地說，「芬蘭化」是指：「在強鄰蘇俄的巨大陰影下，芬蘭的外交政策必須以不影響蘇俄的安全為首要考慮，換句話說，芬蘭人在外交政策上的運作空間，有其一定限度。再露骨一點說，芬蘭人在處理國際事務上，先得研究一下蘇俄的可能反應和看看莫斯科的臉色。」

儘管實際情形如此，但芬蘭人却不愛聽「芬蘭化」一字。他們認為這個字是輕蔑、同情、甚至譏諷的同義字。西德大報 *Die Welt* 曾向芬蘭駐波昂大使保證，該報了解芬蘭人的內心感受，決定不再使用芬蘭人不喜歡的字「芬蘭化」。一九七七年，芬蘭總統凱古林 *Urho Kekkonen* 訪問波昂，爲了「芬蘭化」一字的流行，曾率直說明芬蘭人不需要別人指導，更不需要同情的了解者。凱古林以質問的語氣說：「芬蘭人爲了本身安全，定出解決問題的模式，真的難以令人了解？芬蘭人實行符合本身利益，而非出自別人強迫的政策，真的難以令人折服？」

當然，芬蘭是個獨立國家，實行西方式民主政治，完全不同於蘇俄和東歐集團國家的共產獨裁體制。同時，芬蘭又是西方世界北歐理事會（*Nordic Council*）的成員之一，北歐理事會由瑞典、丹麥、挪威、冰島和芬蘭組成，每半年輪流在五國首都集會一次。但芬蘭由於不幸的地理環境及其與強權蘇俄爲鄰，而不得不與莫斯科維持一種特殊微妙的關係，對於任何重大國際問題，必須謹慎冷靜處理。

芬蘭外交政策制定的標準祇有一個：完全符合芬蘭的最高國家利益。芬蘭總統凱古林去年十一月間前往莫斯科作就任以來的第五次訪問時，曾公開他對芬、俄關係觀察研究的結論：「芬蘭長時期來建立的外交政策路線，以及芬蘭所處的特殊地位，已在蘇俄執政者和一般民衆之間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不管未來國際局勢如何變化，都將持續不變。」凱古林的話雖是外交詞令，但也不無事實根據。

在戰後的三十多年中，每當國際局勢惡化，尤其當東西德關係緊張的時候，芬蘭就感到焦慮不安，對於和解的渴求，也就顯得特別殷切。

從廣義上看來，「芬蘭化」是指一個強權對一個獨立的弱小鄰邦使用有形的或無形的、直接的或間接的壓力，迫使某些弱小國家懼於其威力而不敢做出逾越其容忍限度的行爲，下面幾個例子可以作爲「芬蘭化」被廣泛運用的說明：

——一九七八年挪威在蘇俄抗議下，婉拒西德部隊參加北約組織在挪威領土上舉行的軍事演習，挪威的這種行動即被認爲是「芬蘭化」。

——土耳其爲顧慮蘇俄不滿反應，否決美國U—2偵察機飛經土國領空，偵察俄境飛彈試驗基地，也被認爲是「芬蘭化」。

——西德巴伐利亞邦總理斯特勞斯（Franz Joseph Strauss）曾經警告波昂政府，在和蘇俄謀求「和解」的時候，當心不要染上「芬蘭化」的色彩。

美國保守派人士形容西歐各國之不再信賴美國，各行其是，就是心理上籠罩的「芬蘭化」陰影，揮之不去的現象。

外國人以「芬蘭化」看芬蘭，多少含有同情和惋惜的情緒，但芬蘭人有時却對自己產生一種「自我慶幸」的滿足感。現任總理柯威斯多認爲「目前芬蘭一切都有了，夫復何求」？芬蘭人自信擅長經濟才能，能够調整蘇俄加諸他們的限制。柯威斯多說芬蘭貿易的自由化和多樣化，和西歐國家並無二樣。芬蘭是關稅貿易總協定（GATT）的會員國，也是歐洲經濟合作組織（OECD）和國際貨幣基金（IMF）的會員國，和歐洲共同市場締有貿易協定，同時又是歐洲自由貿易協會（EFTA）的仲會員國。

在貿易上，蘇俄是芬蘭最大的夥伴，但歐洲共同市場却是芬蘭出口產品的最大買主。

蘇俄供應芬蘭石油需要量的三分之二，西方國家認爲如果俄國人要芬蘭人屈服，祇需把輸油管的塞子蓋上就可達到目的，但芬蘭人說這是一種假定，假定終究祇是假定。

今天，西方國家爲了爭取充分的石油供應，真是絞盡腦汁，甚至有不惜以武力保護中東運輸航道的腹案。相反的，芬蘭人在石油問題上却沾沾自喜。芬蘭能源問題專家漢莫斯（Seppo Hamus）說：「芬蘭過去沒有石油禁運的經驗，今天也沒有石油短缺的煩惱。根據貿易協定，芬蘭用製成品向蘇俄換回能源的入口」。

和蘇俄貿易，也有助於芬蘭造船工業在世界性不景氣中的復甦，因爲蘇俄定單接二連三地送到，使芬蘭造船工業呈現繁榮景象，遠非其他造船工業國家可比。芬蘭製造的破冰船馳名國際，定戶多爲蘇俄。

芬蘭人口雖僅四百八十萬人，但幅員遼闊，面積爲三十三萬七千平方公里，多爲湖泊地區及森林。一九七九年，芬蘭國民所得爲美金七千元，爲任何東歐共產集團國家包括蘇俄在內望塵莫及。

芬蘭現實行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就學率爲百分之一百，全國幾無文盲。

外貌繁榮，內受壓力

芬蘭總統凱古林強調芬蘭模式爲芬蘭所獨有，是不能向外輸出的。凱古林口中的芬蘭模式，就是西方國家眼中的「芬蘭化」，他們不屑輸入，但在東歐集團國家眼中，「芬蘭化」又是高不可攀和遙不可及的「天堂」。芬蘭的處境也許可以形容爲「比不上，比下有餘」。因觀察的角度不同，評價因而有異，西歐國家對芬蘭模式的反應是同情中帶有些許惋惜，東歐國家對之又是

滿懷艷羨的心情。

在外觀上，芬蘭充滿着西方色彩。

從首都赫爾辛基看，航程僅兩百里的列寧格勒好像距離芬蘭非常遙遠，蘇俄和芬蘭雖疆界相連，生活方式顯然是兩個世界。在赫爾辛基街上，可以看到張貼的西方電影宣傳海報，可以聽到播放的近代西方流行音樂，可以吃到美國熱狗和意大利煎餅，英語又是當地最通行的外國語言，所以給予西方人的印象是：到了芬蘭會有賓至如歸之感，不覺得陌生。

每逢週末假日，一般芬蘭人駕駛着西歐製造的名牌轎車從赫爾辛基湧向郊外鄉村渡假。芬蘭人平均收入已向西歐英、法看齊。芬蘭旅行社招攬生意的手法，也是資本主義國家商人的招式，對於中幸運獎券頭獎的，免費招待遊覽西班牙附近的巴利亞利島一星期，享受那裏溫暖的陽光。另有一種安慰獎，中到的人免費招待遊覽波羅的海的愛沙尼亞十天。

以上是芬蘭人日常生活的外貌，但一觸及實際政治問題，蘇俄的壓力猶如影之隨形，無所不在，比方：

芬蘭必須專心於她的「主動中立」外交路線，充分顧及蘇俄的態度；芬蘭對蘇俄在國際上引起西方國家譴責的事件，原則上三緘其口，絕少評論。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一九六八年的捷克事件，芬蘭僅委婉地表達一些溫和看法，唯恐觸怒俄國人；

芬蘭人普遍接受蘇俄高度警覺性立場，避免出現一個具有反俄觀點的政府；芬蘭人了解，蘇、芬關係微妙，不祇是一個單純的政治性或新聞性的討論題目。

蘇俄回報芬蘭的，是以一種含蓄巧妙的方式運用壓力，不使芬蘭人難堪。

有人向芬蘭政府官員提出一個極為敏感性的問題：「如果芬蘭考慮選擇一個過分親西方的人出而為總統候選人，蘇俄會不會加以否決？」答覆是：「芬蘭人決不會有此考慮」。又說：借用一句體育術語來說，如果真的出現了這樣一個總統候選人，他也決不可能進入「決賽」。

一九七九年夏天，芬蘭舉行一次民意測驗，壓倒多數的芬蘭人都說蘇俄是芬蘭最好的「朋友」，芬蘭大眾傳播媒介爲了投蘇俄人之所好，經常選用蘇俄人聽得進去的字彙，比方「合作」和「友誼」就是形容蘇芬兩國關係最受歡迎的字彙，可見芬蘭全國上下盡力自我抑制和用心之苦，「睦鄰的禮貌」普遍深入民心。

在這些現實政治教育之下，凡立志終身從事政治的芬蘭人，都必需研究和蘇俄人打交道的藝術，以及如何猜測蘇俄人內心深處的想法。當然，他們之所以這樣做，目的祇在掌握蘇俄人的信任而非出賣自己，更非不利於芬蘭。這種政治人物形象，就是凱古林二十五年總統任內塑造出來的標準模式。

雖然如此，但芬蘭國內政壇上並不是永遠平靜無波，有時也會出現一些風浪。一九七九年八月，芬蘭國會議長魏羅萊林（

Johannes Virolainen) 暗示當年春天大選中躍升為全國第二大黨的保守黨未能參加聯合政府，並非祇是一個單純的內政理由，保守黨之被摒除於政府之外，乃是避免招致蘇俄不悅的犧牲者。

國會議長的暗示，總統認為「對芬蘭已造成不可彌補的傷害」，特別在電視和廣播中宣讀一項聲明，指責魏羅萊林信口開河。了解芬蘭政治內幕的人明白，國會議長的暗示和總統的反應都有弦外之音，議長的目的在安撫支持他而未能入閣的保守黨人，總統的反應是向蘇俄重申不變的親俄路線。芬蘭政治家們對蘇俄人情緒的揣摩，有時實在太過敏感，以致引起不必要的緊張。第二大黨保守黨之未能參加聯合政府，就是一個例子。

困擾芬蘭的三個問題

一九七九年國際上發生的三件大事，直到現在還在困擾芬蘭人：第一是蘇俄派軍入侵阿富汗；第二是美國準備在西歐部署巡弋飛彈；第三是美國和挪威談判在挪威境內儲放重型軍事裝備以供戰爭爆發時盟軍使用。

站在芬蘭人的立場看，上述三個問題是有先後輕重之分的，第二和第三兩個問題較第一個問題遠為嚴重。阿富汗距離芬蘭太遠，沒有切身利害關係，芬蘭政府和其駐聯合國代表從未有過譴責蘇俄的表示，引起西方國家不滿，認為芬蘭缺乏道德勇氣，芬蘭人民很關心這件事，但官方却故意忽略。阿富汗問題在聯合國表決譴責蘇俄時，芬蘭竟是棄權，受到不少的責難。總統凱古林認為阿富汗事件不會對歐洲局勢產生不良後果，芬蘭決不允許歐洲以外地區發生的問題，影響北歐已經獲得的成就。

北約組織在西歐部署巡弋飛彈和在挪威儲放軍用物資，因為近在咫尺，對芬蘭人構成非常頭痛的問題。芬蘭和蘇俄現有的特殊關係是根據一九四八年簽訂的友好、合作、互助條約。這個條約規定：「德國或其同盟國如假道芬蘭而以蘇俄為目標進行攻擊，或以攻擊為威脅時，芬蘭經與蘇俄磋商後，應予還擊。如有必要，可請蘇俄給予軍事援助」。同時，這條條文可以有廣泛的解釋。

從西歐北約組織會員國領土上發射巡弋飛彈，當然是以蘇俄境內軍略要地為假想目標。這些飛彈將低空飛越芬蘭領空，屆時芬蘭不能以本身力量加以阻擋，就可解釋為對蘇俄構成威脅；至於美國準備在近鄰挪威儲放重型軍事裝備問題，自然也會視為對蘇俄的威脅，蘇俄必將根據一九四八年條約向芬蘭提出軍事磋商要求。回顧一九六一年柏林危機發生的當時，實際上並沒有威脅蘇俄安全的情況存在，但蘇俄竟根據條約要求芬蘭「磋商」。一九七八年，有一名蘇俄將級軍官亦以勸阻挪威不得邀請西德部隊到挪威領土上參加北約軍事演習為藉口，要求芬蘭進行「磋商」。

在戰後的年代裏，蘇俄不時向芬蘭提出軍事諮商要求，這種姿態含有直接控制芬蘭的意圖，每當此事發生，芬蘭人都免不了神經緊張。

凱古林的看法是，北歐地區任何戰略平衡情勢的可能改變，都會導致蘇俄對芬蘭施加壓力。近年來，這位芬蘭總統之所以不惜舌敝唇焦向各有關國家遊說，勸請不要在西歐國家部署巡弋飛彈，其理由是：一旦巡弋飛彈基地建立，蘇俄即會提出在芬蘭境內建立反飛彈防禦系統的要求，北歐情勢恐將再無寧日。

關於美國準備在挪威儲放軍用物資，也使芬蘭寢食難安，不斷向挪威交涉，希望打消這個計劃，並儘量避免牽涉到干預挪威內政問題。當挪威國王奧拉夫五世(Olaf V)年前訪問芬蘭期間，芬蘭總理柯威斯多曾向一羣挪威記者提到「如果挪威同意美國在其境內儲放重型軍事裝備，不啻是一場賭博」時，立即被指為芬蘭意圖干涉挪威內政。挪威接受美國儲放軍事裝備以備戰爭之用的事已勢在必行，今(一九八一)年一月十六日雙方在華盛頓達成協議，爲了緩和芬蘭人的不滿情緒，決定將儲放地點從原定隣近蘇俄邊界的北部地區改在挪威中部某處，這雖是五十步和百步的不同，也不失是一個象徵性的讓步和安撫姿態，芬蘭明知有些他國決定的問題終將無法阻止，但爲了應付蘇俄，也不得不聲嘶力竭表示反對到底。

芬蘭始終認爲如果國際緊張情勢減緩，北歐地區也就能相對地安定，既符合北歐國家利益，也有助於美蘇之間的關係。但從一九七九年開始，北歐天空陰雲密布，到了一九八〇年挪威國王訪問芬蘭時，兩國歧見愈深，已瀕臨惡化邊緣。挪威在第二次大戰中遭德軍突襲，備受佔領痛苦，現又爲北約組織會員國，她的安全考慮和芬蘭是無法取得協調的。一九八〇年六月法國總統季斯卡訪問赫爾辛基時，兩國領袖對東西關係持相同的看法，卽不論「和解」遭受到什麼樣的阻礙，目前比過去任何時刻都更值得珍惜「和解」的重要。

凱古林和柯威斯多

芬蘭總統凱古林現屆八十一歲高齡，從一九五六年當選芬蘭總統，四度連任，到現在剛好四分之一世紀，本屆任期將於一九八四年屆滿，決定到時退休。

在凱古林的歷次講詞中，充分表現他是個樂觀主義者，但近年來對於東西和解精神的消失，美俄裁軍談判一無成就，不得不表示嚴重關切。

談到凱古林其人，應先回顧芬蘭在一九三〇年代的處境，當時，芬蘭生存在兩個強國——德國和蘇俄的夾縫之間，左右爲難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距離希特勒納粹德國進軍波蘭之後九十天，蘇俄以保衛列寧格勒安全為藉口，要求芬蘭割讓部份土地，遭到拒絕，遂派軍大舉入侵，芬蘭人英勇抵抗，俄軍迭受重創，此即近代史上有名的蘇芬冬季戰爭。因兩國國力強弱懸殊，芬蘭最後不得不割讓較蘇俄原先要求的更多的土地，以換取停戰，時為一九四〇年。

一九四一年，德軍長驅攻入俄境，芬蘭決定和希特勒合作，並和納粹德國結盟。當時撰文力促芬蘭和德國併肩作戰最熱心的就是筆名彼得朗西（Peter the Lance）的現任總統凱古林。到了一九四三年，戰局逆轉，德軍敗象漸露，凱古林轉而公開表示親俄，並在戰爭結束之後出任芬蘭政府的司法部長，主持審判和德軍合作的芬蘭戰爭罪犯。

在第二次大戰期間，四百萬人口的芬蘭兩度對俄作戰，陣亡八萬五千人，割讓了等於全國面積十分之一的肥沃土地，並賠償了美金三億五千萬元的戰債。直到目前為止，歷史學家尚弄不清楚當時史達林究竟爲了什麼理由竟然同意芬蘭可以置身於共產鐵幕集團之外？甚至准許一個曾對納粹德國表示同情的芬蘭保守人士巴斯其威（J. M. Paasikivi）出任戰後芬蘭的第一任總統？芬蘭現任總理柯威斯多（Mauno Koivisto）是一個出名謹慎的人。作爲一個對外關係如此特殊而又微妙的國家政府首長，既要和東隣超級強國蘇俄保持平衡關係，又要和西方世界加強彼此的交往，若不具有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的才能，實在難以肩此重任。

週旋於兩個敵對集團之間的藝術，即使對精明幹練的柯威斯多來說，有時也是一種可怕的遊戲。柯威斯多十年前一度出任總理，後來改任芬蘭國家銀行總裁，一九七九年大選，四黨聯合政府組織，才重作馮婦。

凱古林一直被認爲是保持蘇芬現有關係不可替代的人物，但畢竟年事已高，決定三年後退休。他之退出芬蘭政治舞台，已經不再成爲芬蘭人民深切關懷的問題。芬蘭外長瓦利倫（Pavo Vayrynen）認爲芬蘭的外交政策多年來已有全國多數人同意的基礎，不會受政府更迭的影響。

現任總理柯威斯多被認爲是繼任凱古林的最佳人選，一度傳說難得蘇俄的信任，柯威斯多立即表示，近年來他潛心研究蘇俄，希望能更深入了解蘇俄。

柯威斯多隸屬擁有國會五十二席的社會民主黨，他的四黨聯合政府還包括芬蘭共產黨、中間黨和瑞典人民黨。聯合政府四黨中的三黨在一九七九年大選中都是輸家，在大選中贏得十一席的第二大黨保守黨則被摒除在政府之外，另有三個右派政黨也和保守黨同一命運，可見柯威斯多的聯合政府無法跳出取悅蘇俄的芬蘭政治傳統。

芬蘭自一九一七年獨立，六十四年來更換了六十一次政府，政潮起伏，安定不易。目前柯威斯多的四黨聯合內閣雖然在二百席的國會中擁有一百卅三席，但聯合基礎不够穩固，缺少未來的美景。不過根據最新民意測驗，柯威斯多却是一九八四年接替凱古林爲芬蘭總統候選人的最佳人選，他的聲望已凌駕凱古林之上。

「丹麥化」及其後遺症

一九七八年五月北約組織在華盛頓舉行高峯會議，會員國同意每年至少增加減去通貨膨脹因素後實際國防預算百分之三作為對抗蘇俄勢力擴張的一項長程計劃，這是突破性的發展，也是卡特政府北約政策的主幹。

但是，原本編列最小軍費的北約會員國丹麥不久即表示無法接受這項承諾。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丹麥喬金遜（Anker Joergensen）政府宣佈凍結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五年的國防預算，這個決定顯然和華盛頓高峯會議的承諾背道而馳。同年十二月，丹麥代表在布魯塞爾舉行的北約部長會議中，又試圖將美國擬在歐洲佈置中程核彈案延緩六個月再行討論，好像這個提案是和凍結國防預算案前後呼應。丹麥所持的理由是不希望北約組織由一個防禦形態變為攻勢形態，同時反對在其境內建立核彈基地。當時，丹麥這些低姿態被譏為北約組織中的「弱者」。

由於物價的繼續上升和幣值的不斷貶落，丹麥凍結國防預算即等於降低本身的戰鬥力。在凍結政策下，丹麥陸軍兩萬人將裁減四分之一的員額，空軍的一百十六架戰鬥機將削為八十架，海軍的艦艇將有三分之一停航。

丹麥的做法，部份原因或係由於經濟不景氣，開始之初，祇是單獨的個案，孤立的「病例」，但逐漸傳染到其他會員國，所以，歐洲出現了「丹麥化」（Denmarkization）這個名詞。

北約組織現正遭逢「丹麥化」的苦惱。所謂「丹麥化」當然是指某個會員國不願或不能履行在國防預算上每年至少增列實際費用百分之三的承諾而言。

實際上「丹麥化」和「芬蘭化」都是某些國家由於心理上的恐懼，面對蘇俄勢力自行調整和適應的一種情況，避免作正面的抗拒。丹麥曾經表示，無論在什麼情況下，其他較大的盟國自會維護北約組織的安全，何勞小國如丹麥者額外操心？

對北約組織來說，在短期之內「丹麥化」的傳染性比「芬蘭化」更成爲一個頭痛問題。幾個主要會員國已經表示難以遵守華盛頓高峯會議的約束，以致造成和美國之間的嚴重歧見。

北約組織中的大國如英國、富裕如西德在一九八〇年度勉強增加了應行增列的軍事預算，但表示一九八一年度及其以後年度勢將難以辦到。英國柴契爾夫人政府以英國經濟面臨困境爲詞，一方面全力爭取減少英國對歐洲共同市場預算的攤額，同時表示增列國防預算百分之三已感無能爲力。最明顯的例子是將原計劃參加北約一九八〇年軍事演習的人員員額和後勤供應大加削減。西德財政部長馬杜飛（Hans Matthofer）去年十二月中旬提出經過一再修改的一九八一年度國家預算中的國防費用爲二百零六億美元，比一九八〇年度一百九十億美元在數字上高出百分之六點二，但扣除通貨膨脹的因素後，實際增加尚不足百分之一。

北約組織中的另外兩個小國——荷蘭和比利時在一九八一年度的國家預算中，也不可能實際增列百分之三的軍費。

在蘇俄勢力擴張的情況下，北約會員國何以竟萌生此種實際削減本身軍事力量的「丹麥化」心理？首先，這些盟邦不願以降低現有的生活水準而提高國防預算的比例。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乃是西歐對美國卡特政府舉棋不定前後矛盾的外交政策，完全失去信心。美國總統選舉期間，施密特不相信卡特會被逐出白宮，所以去年十月五日（距離美國總統選舉揭曉還有四個星期時間）施密特在西德大選中獲勝之後，立即表示西德將不考慮一九八一年度增列國防預算，並猛擊美元的弱點，指責美國缺少一貫計劃。施密特進一步認為「保衛自由世界不是光靠鈔票，還要靠人力」。西德已不再是「大西洋課堂裏的乖學生」了！

西德財政部長曾經說過，「西德政府祇需要十二天時間，即可動員受過訓練的武裝人員四百萬人，擔任捍衛國家的任務，至於較西德大四倍的國家（影射美國）能不能做到？」美國人認為馬杜飛這席話未經思考，未免自估過高，指責其根本忘記美國核子傘才是保護歐洲安全的可靠保證。除了馬杜飛本人，無人相信單憑西德動員的力量可以擋住蘇俄發動的全面攻勢。

大多數西德人了解馬杜飛的談話可能造成的嚴重後果，但有少數西德人則利用一種反美情緒和失敗主義者的不安心理支持馬杜飛的論點。西德名記者奧古斯坦（Rudolf Augstein）著文說：「我們可以確定，在原子時代，美國人不會在戰爭中對北約盟邦實踐諾言，西德必須堅定地繼續推動東西和解政策」。

在今天，歐洲另有一股逆流存在，有些人以一種特別的觀點去看蘇俄軍力的擴張，他們認為蘇俄之所以如此，不過是傳統上恐懼被包圍的反應行爲而已，竟稱之爲「自然的防禦」。前共產黨員現任西德國會社民黨領袖魏納爾（Herbert Wehner）以及施密特黨內的全部左翼份子都在傳播這種言論。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何以日趨衰微？盟國之間又何以不能充分協調？可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回顧一九五六年蘇伊士運河之役，美國強迫英、法、以色列三國聯軍從埃及撤退事件，即已埋下日後美國和西歐不和的種子。

到了法國第五共和時代，戴高樂一連串反美作風，美國人除忍氣吞聲之外，無可奈何。法國於一九六六年更進一步把北約總部趕出法國國境，並退出北約軍事委員會，實際上法國祇能算是北約的半個會員國。一九七四年，土耳其入侵賽普勒斯，希臘不滿美國偏袒土方立場，倣效法國，一怒脫離北約軍事體系和北約疏遠，一直到一九八〇年年底才告平息。但這都是北約盟國在很多問題上「貌合神離」的寫照。

西德是世界經濟強人，富甲天下，但在西德國內尚未形成一種贊成西德在歐洲以外扮演軍事角色的氣候，戰爭結束雖已三十六個年頭，今天如果有人敢出而作此主張，必認為是鼓勵德國軍國主義復活的預謀，蘇俄反對自不用說，就是北約內部也將出現激烈的反對聲浪。二十世紀身受德國兩次攻擊之苦的法國，就不願看見這樣局面。儘管施密特和馬杜飛都有過西德擁有對盟國貢獻潛力的豪語，但在當前國際情勢下，在西德不能發展核子武器的嚴格限制下，以世界眼光來看，西德聯邦共和國仍祇能算是某

種形式的「紙老虎」。

繼續追求經濟巨人角色，但仍難擺脫軍事上侏儒處境，將是一九八〇年代西德面臨的形勢。美國和西歐盟邦包括西德在內的關係之如何發展，也是八十年代的一項主要外交挑戰。

北約組織會員國的「丹麥化」傾向，不是出自堅強的信心，而是胎生於一種怯弱感的情緒。如何增進美國和歐洲盟國間的相互信賴，減少彼此間的摩擦，如何祛除歐洲中立主義者的幻想及根絕歐洲失敗主義者的恐懼，將待雷根就職後美國新政府的努力，卡特在這方面是個失敗者。

參考資料：

- 1 La restauration de la confiance est indispensable pour que la réunion de Madrid ait lieu, *Le Monde* 15 fév. 1980.
- 2 La leçon finlandaise, *Le Monde* 5 juin 1980.
- 3 La presse voit dans le Chef de l'Etat français, le "représentant d'une politique indépendant", *Le Monde* 5 juin 1980.
- 4 Les problèmes de désarmement ont été au centre des entretiens des Présidents Kekkonen et Giscard d'Estaing, *Le Monde* 4 juin 1980.
- 5 Les entretiens d'Helsinki, l'étude d'une centrale nucléaire. *Le Monde* 6 juin 1980.
- 6 Living in the Soviet Shadow,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ug. 18-19 1979.
- 7 Policies of Premier tend toward caution, *IHT* Dec. 1980.
- 8 Nations steer cautious line in East-West Relations, *IHT*. Dec. 1980.
- 9 Battling the Denmarkization of Europe, *Wall Street Journal* Nov. 20 1980.
- 10 Bonn defense budget short of NATO target, *IHT* Dec. 18 1980.
- 11 Oslo stockpile issue backfires on Premier, *IHT* Jan. 5 1980.
- 12 Weinberger signals shift on NATO arms spending, *IHT* Jan. 9 1980.
- 13 NATO members applaud Weinberger on spending, *IHT* Jan. 10-11 1980.
- 14 Norway, in strategic position, is feeling the chill of cold war, *IHT* Feb. 9-10 1980.
- 15 The Finns are bored with the old routine, *The Economist* March 24 1980.
- 16 Scandinavians defend "Nordic" *Los Angeles Times* Dec. 11 1980.
- 17 Les contradictions au sein de l'Alliance atlantique, *Le Monde Diplomatique* juin 1980.
- 18 Le Parti du Centre, Finlande, s'inquiète des négociations entre la Norvège et les Etats-Unis, *Le Monde* 1980.
- 19 West German defence, more later? *The Economist* Dec. 20 1980.
- 20 Background notes of Finland, *Department of State* July 1979.
- 21 As storms rage elsewhere, Finland holds to course, *IHT* Aug. 25 1980.
- 22 The Finnish model for eastern Europe, *IHT* Aug. 27 1980.
- 23 六十八年十二月〔問題與研究〕拙文「瑞典大選前後的政情分析」。
- 24 六十九年三月〔問研〕拙文「透視今日丹麥」。
- 25 六十九年四月〔問研〕拙文「冰島在北約組織中的戰略地位」。